

國學小叢書

曹子建詩研究

陳一伯著



國學小叢書

曹子建詩研究

著者 陳一白
編輯主幹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 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一月自行 國 難 後 第 一 版

(二七〇五)

國 學 小叢書 曹子建詩研究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陳 一 百

編 輯 主 幹 王 雲 五

發 行 兼 印 刷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曹子建詩研究目錄

上篇

- 第一章 緒言……………一
- 第二章 曹子建傳略……………二
- 第三章 曹子建集之傳本……………五
- 第四章 曹子建詩之情感……………三五
- 第五章 諸家對於曹子建詩之評論……………四三

下篇

- 第一章 曹子建詩選讀……………四九
- 第二章 曹子建樂府選讀……………七〇

附錄

- 丁晏魏陳思王年譜……………九五

曹子建詩研究

上篇

第一章 緒言

太史公稱：「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即今之三百篇詩是也。古三千餘篇，除三百篇外，今已不傳；然作者之多，可以概見矣。今所傳三百篇，其情感之深，聲調之美，篇章之變，無不卓絕千古；然其作詩之人，除少數之外，皆已不可得知，不能知其孰作若干篇，不能定其孰爲作詩專家也。三百篇之後，繼之者有屈平、宋玉之徒，創作詞賦，篇章豐偉，居然專家。然詞賦爲詩之別派，所謂「六義附庸，蔚爲大國」者也。自是厥後，漢之作者，實繁有徒，班孟堅所謂「孝成之

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者也；然以傳於今者考之，大抵亦多可謂之賦家而已。漢書載韋孟之諷諫詩，然篇什無多。文選載有蘇武、李陵之詩，學者已多能言其爲僞託。又有古詩十九首，其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蘭若生春陽，庭中有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之九首，徐孝穆、玉臺新詠以謂枚乘所作；文心雕龍則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凡此諸說，今之學者，已多能言其謬。自餘梁鴻之五噫，張衡之怨詩，不無佳作；然所作匪多，可稱其詩爲佳詩，不可稱其人爲詩家，猶項王之歌垓下，高帝之歌大風，歌則美矣，人豈詩人？若夫其可以詩學專家名者，其殆始於漢魏之際，如三曹、七子之徒乎？

（三曹、魏武帝、魏文帝、陳思王、植、植字子建，即今所論者也。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十家之中，三曹爲盛；三曹之中，子建爲優。然則謂吾國之大詩家，當自曹子建始，似亦無不可也。

第二章 曹子建傳略

曹植字子建。沛國譙人。嵩之孫，操之子，而丕之弟也。性穎慧。十歲餘，歌誦詩賦數十萬言，且善屬文；操異之，使爲賦，援筆立成。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淄侯。操征孫權，使植守鄴，時年方二十三也。植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又爲之羽翼，故幾得定爲操之嗣子。二十二年，增邑五千，并前萬戶。惜爲人不治禮儀，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植寵日衰。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操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丕因妬植，先爲設飲，倡而醉之，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文帝丕卽王位，誅丁儀、丁廙等，因丁廙前曾說操，以植爲嗣故也。黃初二年，植復受讒，貶安鄉侯。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爲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六年，文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欲效力國家而不得見用，心私憤懣，上疏求自試。其表曰：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尙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尙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夫憂國忘家，

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爲念……竊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陷險，騁舟奮驪，突及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卒，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醜……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三年，徙封東阿。六年，改封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自髻齡誦習，雖酷好詩賦，然無時不以建功立業爲志。其與楊德祖書曰：「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云云。願終懷才莫試，鬱鬱而死，時年方四十有一耳。

考子建爲人，才大思敏；其所以鬱鬱不得志者，有數因焉：（一）任性而行，嘗開司馬門，觸太祖怒，因不得爲嗣。（二）爲兄丕所妬，時設計誣害之。（三）嘗爲人所阻。魏志崔琰傳云：「魏國初建，拜

尙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太子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四）植忠於漢室。魏志蘇則傳云：「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搢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統觀以上四因，可見植之所以不得志，半由時勢，亦半由天性也。

第三章 曹子建集之傳本

子建卒後，景初中詔曰：「陳思王……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手，誠難能也……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吾人欲研究子建之詩，不可不先知子建集之傳本。言其傳本者，以四庫全書提要及丁晏曹集銓評爲詳。茲節錄如下：四庫提要云：

『曹子建集十卷，魏曹植撰。案魏志植本傳：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

藏內外。隋書經籍志載陳思王集三十卷。唐書藝文志作二十卷，然復曰，又三十卷；蓋三十卷隋時舊本，二十卷者爲後來合併重編，實無兩集。鄭樵作通志略，亦併載二本。焦竑作國史經籍志，遂合二本卷數爲一，稱植集爲五十卷，謬之甚矣。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二十卷；然振孫謂其間頗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中所有者，則摭摭而成，已非唐時二十卷之舊。文獻通考作十卷，又併非陳氏著錄之舊。此本目錄後，有嘉定八年癸酉字，猶從宋寧宗時本翻雕，蓋卽通考所載也。凡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篇，雜文九十二篇，合計之，得二百十篇，較魏志所稱百餘篇者，其數轉溢；然殘篇斷句，錯出其間。如鶴雀、蝙蝠二賦，均採自藝文類聚。藝文類聚之例，皆標某人某文曰云云；編是集者，遂以曰字爲正文，連於賦之首句，殊爲失考。又七哀詩，晉人采以入樂，增減其詞，以就音律，見宋書樂志中；此不載其本詞，而載其入樂之本，亦爲舛錯棄婦篇，見玉臺新詠，亦見太平御覽；鏡銘八字，反覆顛倒，皆叶韻成文，實爲回文之祖，見藝文類聚，皆棄不載。而善哉行一篇，諸本皆作古辭，乃誤爲植作；不知其下所載當來曰大難，卽常此篇也。使此爲植作，將自作之，而自擬之乎？至於王宋妻詩，藝文類聚作魏文帝，邢凱坦齋通編據舊本玉臺新詠，稱爲植作，今本

玉臺新詠又作王宋自賦之詩，則衆說異同，亦宜附載，以備參考；乃竟遺漏，亦爲疏略，不得謂之善本。然唐以前舊本既佚，後來刻植集者，率以是編爲祖，別無更古於斯者，錄而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丁晏曹集銓評自序云：

『隋書經籍志，陳思王集三十卷，唐志二十卷，原本久佚。今四庫著錄集十卷，據宋嘉定翻刻之本，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篇，雜文九十二篇。余所見者，明萬曆休陽程氏刻本十卷，其賦詩篇數，悉與宋本同，雜文較宋本多三篇。余以魏志傳注、文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白帖、太平御覽、樂府解題、馮氏詩紀、諸書校之，脫落舛譌，不能枚舉。寶刀賦、離繳雁賦，各脫數句；孔羨碑僅存頌語；左嬪誄誤入晉辭，皆誤之甚者也。文選以獻責躬詩表併詩連載，程本真前後；冬至獻機履頌有表，卞太后誄有表，皆當併合爲一，以省兩誄，程本俱分爲二，非也。程本七哀詩，藝文引此爲曹植閨情詩；程本又有怨歌行七解，略與七哀同；詩紀云：晉樂所奏七哀詩，是此篇本辭，宋書樂志明月一篇，東阿王詞，卽此七哀詩也。程本善哉行，來日大難，樂府解題以爲古辭；郭氏云：

曹植擬善哉行爲來日苦短，藝文引陳思王善哉行君子防未然，文選以爲古辭，藝文四十一引曹植君子行，詩紀云：子建集有明人所見曹集，載此詩也。程本有箜篌引，野田黃雀行，前後分載二篇；樂府解題稱野田黃雀行，郭云：右一曲晉樂所奏，一曲本辭；藝文引魏陳思王箜篌引，卽此詩也。又明季張溥百三家集本，據樂府解題增鼙舞五篇，據玉臺新詠增棄婦一篇，補缺正誤，視程本爲優；然臆改沿訛，亦復不少。余編校曹集，依程氏十卷之本。張本亦掇拾類書，非其原本。茲乃兩本讐校，擇善而從。曹集向無注本，其已見文選李善注，家有其書，不復殫述。義或隱滯，略加表明。取劉彥和「銓評昭整」之言，撰次十卷，併以余舊所撰詩序、年譜附載於後。庶後之讀曹集者，有所資而考焉。」

觀上二文，則古來子建集之得失，可以略見矣。吳棠撰曹集銓評序云：「自來未有注家，亦無善本。山陽丁儉卿先生，年逾七旬，耄而好學，課銓評十卷，於是思王集始可讀矣。」云云。蓋子建集至銓評而後稍稱完善焉。今余此編，寫錄文字，卽以銓評爲本；而參以明徐伯虬刊本，明活字本，及明張溥本。茲將四本目錄列表如下，以見異同焉。

徐本	活字本	張本	鈐評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賦十首	東征賦并序	賦	賦
東征賦有序	遊觀賦	登臺賦	東征賦有序
遊觀賦	懷親賦并序	節遊賦	遊觀賦
懷親賦有序	玄暢賦并序	臨觀賦	懷親賦有序
玄暢賦有序	又幽思賦	游觀賦	玄暢賦有序
節遊賦	節遊賦	東征賦有序	幽思賦
感節賦	又感節賦	籍田賦	節遊賦
幽思賦	離思賦并序	述行賦	感節賦
離思賦有序	又釋思賦并序	感節賦	離思賦有序

釋思賦有序	臨觀賦	娛賓賦	釋思賦有序
臨觀賦	卷第二	潛志賦	臨觀賦
卷二	潛志賦	玄暢賦有序	潛志賦
賦十首	閒居賦	閒居賦	閒居賦
潛志賦	慰子賦	九愁賦	慰子賦
娛賓賦	敘愁賦并序	敘愁賦有序	敘愁賦有序
閒居賦	又愁思賦	離思賦有序	秋思賦
敘愁賦有序	又九愁賦	釋思賦有序	九愁賦
九愁賦	娛賓賦	幽思賦	娛賓賦
愁思賦	愍志賦并序	愁思賦	愍志賦有序
慰子賦	歸思賦	懷親賦有序	歸思賦

愍志賦有序

靜思賦

慰子賦

靜思賦

歸思賦

卷第三

靜思賦

卷二

靜思賦

感婚賦

歸思賦

賦

卷三

賦十一首

洛神賦并序

愍志賦有序

出婦賦

感婚賦

愁霖賦

出婦賦

洛神賦有序

出婦賦

喜霽賦

感婚賦

愁霖賦二首

洛神賦有序

登臺賦

大暑賦

喜霽賦

愁霖賦

九華扇賦

愁霖賦

登臺賦

喜霽賦

寶刀賦有序

又

九華扇賦有序

登臺賦

車渠椀賦

喜霽賦

寶刀賦有序

鸚鵡賦	蝙蝠賦	鸚鵡賦	離繳雁賦有序
蟬賦	鶴雀賦	白鶴賦	鸚鵡賦有序
白鶴賦	離繳雁賦并序	神龜賦有序	鸚鵡賦
神龜賦并序	鶡賦	槐賦	蟬賦
賦十三首	鸚鵡賦	芙蓉賦	白鶴賦
卷四	蟬賦	植橘賦	神龜賦有序
大暑賦	白鶴賦	酒賦有序	賦
車渠椀賦	神龜賦有序	車渠椀賦	卷三
迷迭香賦	卷第四	迷迭香賦	大暑賦
寶刀賦	大暑賦	九華扇賦有序	迷迭香賦
九華扇賦	迷迭香賦	寶刀賦有序	車渠椀賦

鶡賦有序	芙蓉賦	離繳雁賦有序	鶡賦有序	離繳雁賦有序	鶡雀賦
離繳雁賦	酒賦	鶡賦有序	鶡賦有序	蝙蝠賦	
鶴雀賦	槐賦	鶴雀賦有序	鶴雀賦有序	芙蓉賦	
蝙蝠賦	植橘賦	蟬賦	蟬賦	酒賦有序	
芙蓉賦	卷五	蝙蝠賦	蝙蝠賦	槐賦	
酒賦	公宴	遷都賦	遷都賦	橘賦	
槐賦	侍太子坐	騷		述行賦	
述行賦	七哀	九詠		卷四	
植橘賦	鬪鴟	令		詩	
卷五	元會	黃初五年令		公宴	
詩三十八首	送應氏二首	黃初六年令		侍太子坐	

公宴	雜詩六首	寫灌均上事令	元會
侍太子坐	喜雨	表	送應氏二首
七哀	離友并序	求自試表	雜詩六首
鬪鷄	應詔	求通親親表	喜雨
元會	贈徐幹	陳審舉表	離友二首有序
送應氏二首	贈丁儀	諫取諸國士息長	應詔
雜詩六首	贈王粲	諫伐遼東表	贈徐幹
喜雨	又贈丁儀王粲	慶文帝受禪表	贈丁儀
離友有序	贈白馬王彪	慶受禪上禮表	贈王粲
應詔	贈丁翼	龍見賀表	贈丁儀王粲
贈徐幹	朔風	初封安鄉侯表	贈白馬王彪七首 有序

贈丁儀	矯志	封鄆城王謝表	贈丁翼
贈王粲	閨情二首	轉封東阿王謝表	朔風
贈丁儀王粲	三良	謝妻改封陳妃表	矯志
贈白馬王彪	責躬	謝入覲表	閨情二首
贈丁翼	情詩	又	三良
朔風五首	妬	謝周觀表	責躬有表
矯志	芙蓉池	謝明帝賜食表	情詩
閨情二首	雜詩	謝賜柰表	妬
三良	言志	謝鼓吹表	芙蓉池
責躬	卷六	答明帝詔表	雜詩二首
情詩	箴篋引	上責躬詩表	言志

妬	升天行二首	上下太后誄表	七步詩
芙蓉池	仙人篇	上先帝賜鎧表	離別詩
雜詩	妾薄命二首	冬至獻襪履表	失題
言志	白馬篇	獻璧表	附遺句
七步詩	名都篇	獻馬表	卷五
卷六	薤露篇	獻牛表	樂府
樂府四十首	豫章行二首	請招降江東表	箜篌引附管樂
箜篌引	美女篇	請用賢表	野田黃雀行
升天行二首	艷歌	望恩表	七哀附管樂
僊人篇	游仙	請祭先王表	鬪雞
妾薄命二首	五遊詠	請赴元正表	升天行二首

白馬篇	梁甫吟	作車帳表	僊人篇
名都篇	丹霞蔽日行	乞田表	妾薄命二首
雍露行	怨歌行	獵表	白馬篇
豫章行二首	善哉行	歐冶表	名都篇
美女篇	君子行	上銀鞍表	雍露行
艷歌	平陵東	謝賜穀表	豫章行二首
遊僊	苦思行	章	美女篇
五游詠	遠遊篇	改封陳王謝章	艷歌
梁甫行	吁嗟篇	封二子爲公謝恩章	遊僊
丹霞蔽日行	鰕鮓篇	書	五遊詠
怨歌行	種葛篇	與楊德祖書	梁甫行

善哉行	增補五 解六解	浮萍篇	與吳質書	丹霞蔽日行
君子行	惟漢行	與司馬仲達書	怨歌行	
平陵東	當來日大難	與陳琳書	善哉行	
苦思行	野田黃雀行	與丁敬禮書	當來日大難	
遠遊篇	門有萬里客	答崔文始書	君子行	
吁嗟篇	怨歌行	序	平陵東	
鰕鮒篇	桂之樹行	前錄自序	苦思行	
種葛篇	當牆欲高行	柳頌序	遠遊篇	
浮萍篇	當欲遊南山行	酈生頌序	吁嗟篇	
惟漢行	當事君行	七	鰕鮒篇	
當來日大難	當車以駕行	七啓	種葛篇	

野田黃雀行	飛龍篇	七咨	浮萍篇
門有萬里客	盤石篇	七略	惟漢行
怨歌行一首七解	驅車篇	論	門有萬里客
桂之樹行	卷第七	魏德論	桂之樹行
當牆欲高行	皇子生頌	漢二祖優劣論	當牆欲高行
當欲遊南山行	玄俗頌	成王漢昭論	當欲遊南山行
當事君行	母儀頌	相論	當事君行
當車以駕行	明賢頌	辯道論	當車以駕行
飛龍篇	孔子廟頌	又	飛龍篇
盤石篇	學官頌	令禽惡鳥論	盤石篇
驅車篇	社頌	仁孝論	驅車篇

學官頌	帝舜贊	謳	樂府歌詞
孔子廟頌	帝堯贊	又	樂府
明堂頌	帝舜贊	說疫氣	樂府歌
母儀頌	顯項贊	畫說	天地篇
玄俗頌	少昊贊	鬻髀說	陌上桑
皇子生頌	黃帝贊	又	結客篇
頌九首	神農贊	籍田說	苦熱行
卷七	女媧贊	說	長歌行
棄婦篇	庖犧贊	又魏德論略	棄婦篇
聖皇篇	冬至獻襪頌	征蜀論	聖皇篇、歲芝篇、大魏篇、精微篇、孟冬篇
補遺	宜男花頌	輔臣論	鼓舞歌五首有序

社頌	夏禹贊	魏德論謳	附遺句
宜男花頌	殷湯贊	甘露	卷六
冬至獻襪頌	湯禱桑林贊	連理木	頌
贊二十九首	周文王贊	穀	皇子生頌
庖犧贊	周武王贊	禾	玄俗頌
女媧贊	周公贊	鵠	母儀頌
神農贊	周成王贊	鳩	明賢頌
黃帝贊	漢高帝贊	碑	學官頌有序
少昊贊	漢文帝贊	制令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	社頌有序
顓頊贊	漢武帝贊	頌	宜男花頌
帝嚳贊	漢景帝贊	皇子生頌	冬至獻襪履頌 有表

帝堯贊	姜嫄簡狄贊	承露盤頌有序	碑
帝舜贊	禹妻贊	孔廟頌有序	制命宗聖侯孔 羨奉家祀碑
夏禹贊	班婕妤贊	社頌有序	贊
殷湯贊	吹雲贊	湯妃頌	庖犧贊
湯禰桑林贊	赤雀賦贊	姜后頌	女媧贊
周文王贊	巢父贊	玄俗頌	神農贊
周武王贊	務光贊	冬至獻襪頌	黃帝贊
周公贊	商山四皓贊	宜男花頌	少昊贊
周成王贊	三鼎贊	贊	顓頊贊
漢高帝贊	承露盤銘并序	畫贊有序	帝學贊
漢文帝贊	寶刀銘	庖犧贊	帝堯贊

漢景帝贊	卷第八	女媧贊	帝舜贊
漢武帝贊	改封陳王謝恩章	神農贊	夏禹贊
姜姬簡狄贊	封二子爲公謝恩章	黃帝贊	殷湯贊
禹妻贊	初封安鄉侯表	黃帝三鼎贊	湯禱桑林贊
班婕妤贊	謝妻改封表	少昊贊	周文王贊
吹雲贊	自試表	顓頊贊	周武王贊
赤雀賦贊	求自試表二首	帝嚳贊	周公贊
巢父贊	謝賜柰表	帝堯贊	周成王贊
務光贊	諫伐遼東表	帝舜贊	漢高帝贊
商山四皓贊	獻璧表	帝舜贊	漢文帝贊
三鼎贊	獻文帝馬表	夏禹贊	漢景帝贊

銘二首	上牛表	禹治水贊	漢武帝贊
承露盤銘有序	謝鼓吹表	禹渡河贊	姜嫄簡狄贊
寶刀銘	求通親親表	殷湯贊	禹妻贊
卷八	慶文帝受禪表二首	湯禱桑林贊	班婕妤贊
章二首	上卞太后誄表	周文王贊	吹雲贊
改封陳王謝恩章	黃初五年令	周文王赤雀贊	赤雀贊
封二子爲公謝恩章	上責躬詩表	周武王贊	許由巢父池主贊
表十八首增補二首	龍見表	周公贊	卞隨贊
初封安鄉侯表	冬至獻饗頌表	周成王贊	商山四皓贊
謝妻改封表	上先帝賜鎧表	漢高帝贊	三鼎贊
自試表	卷第九	漢文帝贊	禹治水贊

求自試表	誥咎文	漢景帝贊	禹渡河贊
陳審舉表增補	釋愁文	漢武帝贊	長樂觀畫贊
復發士息表增補	七啟	姜姬簡狄贊	古冶子等贊
陳伐遼東表	九詠	禹妻贊	銘
獻璧表	柳頌序	班婕妤贊	承露盤銘有序
獻文帝馬表	與司馬仲達書	吹雲贊	寶刀銘
上牛表	與楊德祖書	巢父贊	卷七
謝鼓吹表	與吳季重書	務光贊	章
求通親親表	任城王誄	商山四皓贊	改封陳王謝恩章
慶文帝受禪表二首	大司馬曹休誄	長樂觀畫贊	封二子爲公謝恩章
上下太后誄表	光祿大夫荀侯誄	古冶子等贊	表

上青躬詩表	平原懿公主誄	銘	謝初封安鄉侯表
謝賜柰表	武帝誄	寶刀銘	謝妻改封表
龍見表	卞太后誄	承露盤銘并序	自試表
冬至獻機頌表	文帝誄	文	求自試表二首
上先帝賜鎧表	金瓠哀辭	誥咎文有序	陳審舉表
令二首	行女哀辭	釋愁文	謝賜柰表
黃初五年令	仲雍哀辭	誄	諫伐遼東表
黃初六年令	王仲宣誄并序	武帝誄	獻璧表
卷九	卷第十	文帝誄	獻文帝馬表
文二首	漢二祖優劣論	卞太后誄	上牛表
誥咎文	魏德論	任城王誄	謝鼓吹表

釋愁文	相論	大司馬曹休誄	求通親親表
啟七首	辯道論	光祿大夫荀侯誄	慶文帝受禪表二首
七啓有序	籍田說	王仲宣誄	龍見賀表
詠一首	令禽惡鳥論	平陽懿公主誄	上先帝賜鎧表
九詠	魏德論謳	蒼舒誄	甘鄆城王謝表
序一首	穀	哀辭	轉封東阿王謝表
柳頌序	禾	仲雍哀辭	謝入覲表二首
書三首	鵲	金瓠長辭	謝周觀表
與司馬仲達書	鳩	行女哀辭	謝明帝賜食表
與楊德祖書	鬪骸說	卷二	答明帝詔表
與吳季重書		樂府	諫取諸國士息表

誄八首	箜篌引	望恩表
任城王誄	薤露行	請祭先王表
大司馬曹休誄	惟漢行	請赴元正表
平原懿公主誄	平陵東	作車帳表
光祿大夫荀侯誄	鰕鮒篇	乞田表
武帝誄	吁嗟篇	獵表
文帝誄	豫章行二首	歐冶表
卞太后誄	蒲生行	上銀鞍表
王仲宣誄有序	浮萍篇	謝賜穀表
哀辭三首	常來日大難	卷八
金瓠哀辭	丹霞蔽日行	令

行女哀辭	野田黃雀行	黃初五年令
仲雍哀辭	門有萬里客	黃初六年令
卷十	泰山梁甫行	寫灌均上事令
論六首	怨詩行	文
漢二祖優劣論	怨歌行	誥咎文有序
相論	鞞舞歌五首有序	釋愁文
辯道論	聖皇篇	七
令禽惡鳥論	靈芝篇	七啓有序
魏德論	大魏篇	七咨
魏德論謳	精微篇	詠
穀	孟冬篇	九詠

子建爲人，情最深厚。對於故君，有惓惓不忘之心；對於兄弟，有責己恕人之意。子桓雖忌心甚重，百計陷害；而子建仍不稍露恨意，敬愛如常，所謂以德報怨者此也。及任城王爲子桓忌死，子建傷感不已。故其贈白馬王彪詩有曰！

「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歿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景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悲。」

子建既懷友于之痛，復自傷生世，宜其詩之富於哀感也。

子建交友不濫，故情誼甚篤。相見時飲酒聚談，其樂無極；一旦離別，則情懷繾綣，悲歌慷慨。其送應氏詩第二首云：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展重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爲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別時如此；但別離之後，則轉變達觀。以爲丈夫志在四海，曷能不別離乎？其贈白馬王彪詩第六首

云：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慙懃？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猝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既慙懃而又曠達，不爲情感所束，不爲意志所驅，殆剛柔相濟者也。古來詩人或流於靡弱，或失於偏激，求如子建其人者，殆不多見。

子建富有同情心，雖位爲王公，亦深知民生之疾苦。其贈丁儀詩云：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隴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賤，爲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

其憫農愛士之心，昭然若揭。或謂子建仁愛之性，發於自然，其言良信。

惟其有如此真情，故極風流瀟灑。對於儒教，雖甚尊崇；而於泥古之徒，卻不贊許。其贈丁翼詩有云：

「滔蕩固大節，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

子建蓋以爲人生於世，爲君子，爲聖人，而不必拘執於禮教之形式方面。有君子之心者，謂之君子；有君子之形式而心爲小人者，仍不得謂之君子也。

子建之詩時有美人香草之句，不知其別有寄託歟？抑直寫愛情歟？如閨情云：

『攬衣出中閨，逍遙步兩楹。閒房何寂寞，綠草被階庭。空穴自生風，百鳥翔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君并。佳人在遠道，妾身單且煢。歡會難再逢，芝蘭不重榮。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齋身奉衿帶，朝夕不墮傾。儻終顧盼恩，永副我中情。』

其二云：

『有一美人，被服纖羅，妖姿豔麗，翁若春華，紅顏鞞幃，雲髻嵯峨。彈琴撫節，爲我絃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總之，子建多情，故能寫情極其細嫩。雜詩中有云：

『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遶樹翔，噉噉鳴索羣。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將征婦之幽情，寫得何等纏綿，不啻其自訴。其筆力極高強，一事一物，凡經過其陶鑄而成詩者，無不娓娓動人，情態畢現，讀者味之，宛如親覩。有散文之清暢而流麗過之；如音樂之動情，而意味益厚。如妾薄命一篇，以「皎若日出扶桑」一語，形容常夜燈燭之輝煌；以「袖隨禮容極情妙舞仙仙體輕，裳解履遺絕，俛仰笑喧無呈」形容美人之艷態，可謂盡致；更以「齊舉金爵翠盤，手形羅袖良難，腕弱不勝珠環」三語，狀出纖弱之體態，讀者宛若親接，何其描寫之細膩也？

大凡情之重者，每愛好自然界，子建常作詩詠之。其公宴詩云：

「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鸞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用字既妙，寫景亦真，歌詠之下，宛如親見。今人常謂中國詩近於繪畫，英國詩近於音樂，信然。

子建非僅工於描寫，且善記事。凡瑣碎小事，在他人記之，必毫無趣味；然一經子建曲折道來，便覺有無窮之意。如門有萬里客記一遠行客云：

「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袞袞起從之，果得心所親。挽衣對我泣，太息前自陳。本是朔方士，

今爲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

初言其太息哭泣，以見其哀；再則將其故鄉客地，相並道出，以見其萍飄無定；末言其去之決心，及不忍去又不得不去之意；意味含蘊深極。若由他人平淡直說，則必索然無味矣。

子建爲人固極有俠氣者，讀其送應氏詩，及白馬篇，名都篇足知之矣。嘗有撫劍定天下，輔主安民之豪志；惜不得大用，無以竟其志耳。然氣量宏大，雖不見用，以至於受讒害，亦不怨人。魏志本傳謂：「植就國。黃初二年，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而植竟不怨恨，反自責甚重，作責躬詩曰：

『伊爾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隳。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於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惟篤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竟邑，於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余身。榮榮僕夫，於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

此其忠厚之情，亦非他人所及。

子建素抱樂天主義，以爲流光易逝，一去不來，人當及時行樂，存知命之心，則雖死亦所不恨矣。箜篌引云：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馨折何所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其整個的人生觀，全在此詩現出；然彼何以能知命邪？蓋彼甚明悲樂相對之理，而知徒悲之不足以濟苦也。其雜詩中曾有「沈憂令人老」之句，可知其意矣。

顧子建後因受環境之束縛，事事違意，雖有莊生之達觀，能大悲從中來；故隨興所至，輒記物以舒懷，而象徵之詩見矣。然象徵之作，類多神祕，其言可解，其旨難明；假非真知作者之歷史，而妄爲論釋，未有不流於大謬者。學者每謂子建詩中幾無首不是忠君，無首不是諷刺，此求深之過也。然則子建象徵體之詩果何在？曰：多在無題詩中，或雜詩中。如雜詩六首之二云：

【南園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北海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此詩以佳人自喻，五六兩句，喻其懷利器而無所施也。旨意似隱似顯，細味自見。又美女篇云：

『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此詩亦以美女自喻，以見其進身之慎。其最著之象徵詩，莫如七步詩一首。世說記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

『煮豆燃豆其，漉豉以爲汁。其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以萁豆之相煎，喻兄弟之相害，文帝聞之，乃有慚色。然詩未明言，可謂善諷者矣。

子建屬思，有如白雲飄舞，蓬轉無常；又如清波鱗鱗，相馳並逐。如善哉行中忽而言飲酒，忽而言學仙，忽而言報恩，忽而言觀天，其意轉變無可捉摸。又如吁嗟篇忽言遇回風而升天，忽言下沈田，忽又歸中田，奇詭百出，幻變萬端，令人讀之興味無窮。

子建對於詩之形式，亦時有創作。如當事君行以一句六言，一句五言相間；又如桂之樹行，當牆欲高行，當欲遊南山行，等，忽三言，忽六言，忽五言，忽四言，忽又七言，言可長可短，韻忽合忽轉，開後世長短歌行一派；而其整麗處，則又爲後世律詩之先河。故子建於詩，實開後人無數法門。文心雕龍明詩篇稱爲『兼善』，良非阿好；其在文學史上之地位，蓋可見矣。

第五章 諸家對於曹子建詩之評論

著者對於子建詩之觀念與批評，約如上述。今將古來學者之評論，蒐集於下，分爲三類：（甲）子建詩之淵源；（乙）子建詩品質之批評；（丙）子建詩在文學史上之地位：一一詳列，以便觀覽焉。

（甲）子建詩之淵源：

〔詩品曰：「植詩源出於國風。」〕

二、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原其颯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三、丁晏曰：『鍾鏗詩品謂陳思王詩原出於國風，千古卓識。要之，詩人正宗，如唐之李杜大家，皆自三百筭得來。』

(乙) 子建詩之品質：

一、詩品曰：『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備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

二、奇賞曰：『江淹云：「心頑質堅，偏好冥默。」是自寫照句。然魏極矜琢，有曹植之澹雅；梁極綺繡，有江淹之孤寂，皆可賞也。』

三、史評曰：『陳思文才富艷，足以自通後葉。第不能克謙遠防，終至攜隙。』

四、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

五、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暨建安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又曰：『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

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

又樂府篇曰：「秦燔樂經，漢初紹復。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惛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

又時序篇曰：「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

又才略篇曰：「子建思捷而才儻，詩麗而表逸。」

六、文中子事君篇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七、元稹杜甫墓志曰：「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羅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逾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

八、敖陶孫詩評曰：「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九、陳繹曾詩譜曰：「陳思王斲削清潔，自然沈健。」

十、藝苑卮言曰：「子建謁帝承明廡，明月照高樓，非鄴中諸子可及。」

十一、談藝錄曰：『曹丕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栗，亦有憾焉。……子建之雜詩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

十二、李夢湯曰：『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難之際者乎？』

十三、張溥曰：『余讀陳思王責躬應詔詩，泫然悲之，以爲伯奇履霜、崔子涉河之屬。既讀升天、遠遊、仙人、飛龍諸篇，又何翮然遐征，覽思方外也？』

十四、施辰賓曰：『子建遭伎文之主，恆內不自安，汲汲無歡，故發於文章，多牢騷結轡之氣。自試非自明之悲憤乎？七啓非七發之滑稽乎？惡鳥非鵬鳥之罹憂乎？求通非賢良之媒進乎？洛神非美人之寄寓乎？筆力並麗，遷固聲歌，又等蘇李而上之。』

十五、沈德潛曰：『子建詩五色相宣，八音朗暢，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

(丙) 子建在文學史上之地位：

『世說新語曰：『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

二、宋書謝靈運傳曰：「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

三、鍾嶸詩品曰：「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四、詩品曰：「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有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下篇

第一章 曹子建詩選讀

公宴

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王遵巖云：『植蓋爲文帝千秋之祝。』

家大人云：『詩爲子桓而作，體亦便似子桓。』

侍太子坐

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

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

送應氏

文選六臣注，良曰：「送應璩場兄弟。時董卓遷獻帝於西京，洛陽被燒，故多言荒蕪之事。」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荆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逕，荒疇不復田。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生親，氣結不能言。

丁晏云：「孫月峯謂詩傷漢室，此言得之。時董卓遷獻帝於西京，洛陽燒焚，故言之沈痛若此。黍離麥秀之感，惻然傷懷。其後爲漢帝發喪悲哭，其志可哀，其人深可敬。」

家大人云：「此言戰禍之慘耳；若必牽及愛君，未免強說。」

其二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展嬾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爲比翼

鳥，施翻起高翔。

何大復云：「此專美送別意。」

雜詩

自遠。
王元美云：「子建之雜詩六首，子桓之雜詩二首，可入十九首，不能別也。若仲宣、公幹，便覺自遠。」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記遺音。形景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汪伯玉云：「欲託遺音於遠人，而形影忽不見，蓋心神注想之極，恍惚有無間也。」

其二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蕘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李獻吉云：「此與本傳所載吁嗟此轉蓬詞意，實相表裏。」

丁晏云：『結語換韻如變徵聲。』

其三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遶樹翔，嗷嗷鳴索羣。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汪伯玉云：『晨秉機杼而日昃不成文，其懷抱可知。植蓋用閨婦自悲也。』

其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北海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劉曾孟云：『此借佳人爲喻，以自悲也。』

其五

僕夫早嚴駕，吾行將遠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其六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樞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閒。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秦山。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楊用脩云：「二詩有淋漓慷慨之氣。」

離友有序

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尙其爲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予於魏邦，心有眷然，爲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

王旅旋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媵予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疆。車載奔兮馬繁驥。涉浮濟兮汎輕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惟樂康。

其二

涼風肅兮白露滋。木感氣兮柔葉辭。臨淶水兮登重基。折秋華兮采靈芝。尋永歸兮贈所思。感離隔兮會無期。伊鬱悒兮情不怡。

應詔

丁晏云：『按應詔當在黃初三年，子建到關，不得見太后，故此詩云：「嘉詔未賜，朝覲莫從。」』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
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餓糲，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不遊。僕夫
警策，平路是田。玄駟竄竄，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綠山之隈。遵彼河澗，黃阪是階。
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爲，指日邁征。前驅舉燧，後乘
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庭。長懷永嘉，
憂心如醒。

劉會孟云：『形容急趨君命處，遙在目前。』

又云：『敘途次經歷及稅駕西墉，綽有序次。』

家大人云：『體態安詳。』

贈徐幹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閒。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閒。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森激樞軒。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微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璵璠美，積久德愈宣。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劉坦之云：「觀宮殿臺觀，可見魏都氣象。」

家大人云：「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可見子建待友人之責任心。「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可見子建當時之無力引進。末勉以積德，尤見子建愛友之心。」

贈丁儀

文選李善注云：「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誤也。」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賤，爲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劉坦之云：「大意與徐幹篇略同。」

丁晏云：「貧賤之交不可忘，出之王公貴人，尤爲難得。愛士憫農，自從肺腑流出。有賢如此，可敬可佩。丁敬禮謂臨淄侯仁孝之性，發於自然，信不虛也。」

家大人云：「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杜拾遺乃爲之進一步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又云：「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足見子建許友之誠。」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顧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願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遂使懷百憂。

劉坦之云：「仲宣因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以其貌寢體弱，不甚見重。及表卒，勸子琮歸魏。是仲宣有思魏之心，故子建贈此詩。」

丁宴云：『覺深思遠，其小弁之怨乎？風雅而後，此其嗣音矣。』

家大人云：『結出志士多苦心之意。』

贈丁儀王粲

文選李善注云：『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今云儀，誤也。』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概泰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劉坦之云：『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劉公幹詩亦云：「我昔從元后，數駕至南鄉。」是時漢帝尙存，其尊武帝皆已如此；今子建以王佐稱之，特異二子。』

丁晏云：『皇佐二字指太祖，一佐字恪守臣節，大義凜然，詩中之史，賴有此也。七啓稱太祖爲聖宰，亦與皇佐意同。』

又云：『魏志武帝紀建安二十年，魏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攻之不能拔，引軍還，詩中』

全國令名，隱然著交兵之戒。」

家大人云：「古者諸侯亦稱君與后，故仲宣、公幹得以是稱孟德也。」

又云：「末句「中和」，謂不歡不怨，得其中和也。文選李善注謂：「言歡怨雖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中和樂職，誠可經也。漢書王褒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謬甚。上既云「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豈作中和樂職之詩邪？」

贈白馬王彪有序 七首

王元美云：「子建謁帝承明廬，明月照高樓，非鄴中諸子可及，仲宣、公幹遠在下風。吾每至謁帝一章，使數十過不可了，悲惋弘壯，情事理境，無所不有。」

又云：「此詩全法大雅文王之什體，以故首二章不相承耳。後人不知，合而爲一者，良可笑也。」

杭世駿云：「志稱七年徙封白馬，而陳思王詩稱四年白馬王朝京師，則當時未有此封，宜稱吳王。」

洪亮吉云：『今考陳思王集云：「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朝京師。」魏氏春秋亦載植是年還國，贈白馬王彪詩。植傳黃初四年徙封雍丘王，則彪徙白馬亦當在此時；傳言七年，或誤也。』

丁宴云：『魏志本傳注引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敍隔闕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去。」』
又云：『戀主愛親，纏綿直摯，李善、呂元濟謂憤而成詩是也。愈悲惋，亦愈深厚，小雅怨悱而不亂，子建其近之矣。七章實則一章，長歌當哭，其聲動心。』

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其一

謁帝承明廡，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其二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遠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劉坦之云：「章首疑脫二句，如下章承上起下之詞。不然，何獨簡古若此邪？」

家大人云：「劉說非是，於此可見古人文體之整而變。」

其三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鴞鳴衡軌，豺狼當路衢。蒼蠅間黑白，讒巧令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蹰。

劉坦之云：「文帝信讒，不克與偕，故其憂思鬱紆，不特爲別彪而言，觀其「欲還無蹊」一語，可見矣。」

丁晏云：「直言不諱，鴟鴞四語，指監國使者，巷伯之嫉讒也。」

其四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翻
翻厲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其五

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亡歿忽復過，存
者身自衰。各本作存者忽復過亡歿身自衰劉坦之云存者身自衰劉坦之云存者身自衰劉坦之云存
者身自衰者亡歿四字疑錯家大人云劉說是也宜訂正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
在桑榆間，景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悲。

丁晏云：『任城、陳王，同爲卞太后所生。時任城已爲文帝忌死，焉得不痛。』

又云：『世說新語：文帝以藥毒死任城。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與當
時情事頗合。魏志不言毒死，陳氏曲筆諱之也。』

其六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
後展慙慙？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猝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家大人云：『忽作曠放語，文勢一振，乃益覺可悲。』

其七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卽長路，援筆從此辭。

丁晏云：『魏志任城王傳注，引魏氏春秋曰：「來朝不得見，忿怒暴薨。」其爲不疑忌致死，明甚。後以令孤愚，王凌事，賜書切責彪，彪乃自殺。此詩末章言永無會時，已先知之矣。陳王雖以太后故，未卽賜死，年四十一卽歿，亦以忌嫉傷生，不戕手足，其辜貫盈，魏阼所以不永也。』

徐謙云：『第一章惜別，第二章歎逝，第三章憂讒，第四章愁思，第五章悲弟，第六章慰藉，第七章永訣。』

贈丁翼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丁晏云韻補一作音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君子義休偁，小人德無

儲。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滔滔固大節，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

朔風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聘代馬，儵忽北徂。凱風永至，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四氣代謝，懸景速周。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絃歌蕩思，誰與銷憂。臨川慕思，何爲汎舟。豈無和樂，游非我隣。誰忘泛舟，愧無榜人。

范晞文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東坡謂退之「始去杏飛蜂」及歸柳嘶蛩。」與詩意同。子建云：「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又「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王正長云：「昔往倉庚鳴；今來蟋蟀吟。」顏延年云：「昔辭秋未素；今也歲再華。」退之又居其後也。」

何焯云：「凡四言寫情事大切，便類箴銘。此篇比興多，駕虛凌空，全以意趣勝，故是詩家本

色。」

家大人云：「詞旨委婉，與所作五言大別。」

又云：「范晞文云云，可見詩貴創作，不可摹擬。以子建之才，所擬者比於三百篇，便如一龍一豬；然如「子好芳草」四句，無所擬，便覺其可貴。」

矯志

芳樹雖香，難以餌烹尸位素餐，難以成名。磁石引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恐不聞焉。抱壁塗乞，無爲貴寶；履仁遭禍，無爲貴道。鴛鴦遠害，不羞卑棲；靈虬避難，不恥污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萬邦作孚。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聖主雖知，必得英雄。螳螂見歎，齊士輕戰；越王軾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僞知賢。覆之燾之，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爲禁門，舌爲發機。門機之關，楛矢不追。

譚友夏云：「全篇似古逸詩，古銘，古謠，及子書中鍛鍊佳語，亦四言古最高之格。」

李獻吉云：「抱壁塗乞四字，無限悽惋。」

鍾伯敬云：「曹氏四言詩入樂府則妙，入古詩則弱。此篇情事崎嶇，語脈參錯，而氣甚高古，蓋古詩而樂府者也。」

丁晏云：「純是自喻，憂讒畏譏，末以慎言作結，即駟不及舌意。」
家大人云：「饒有乃父風氣。」

閨情二首

其一

攬衣出中閨，逍遙步兩楹。閒房何寂寞，綠草被階庭。空穴自生風，百鳥翔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君并。佳人在遠道，妾身單且縈。歡會難再逢，芝蘭不重榮。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齋身奉衿帶，朝夕不墮傾。儻終顧盼恩，永副我中情。

徐伯虬云：「一作雜詩第七首。」

其二

有美一人，被服織羅。妖姿豔暉，翁若春華。紅顏鞞鞞，雲髻嵯峨。彈琴撫節，爲我絃歌。清濁齊均，

既亮且和。取樂今日，追恤其他。

三良

文選六臣注，良曰：悔不隨武帝死，而託是詩。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攪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

何焯云：『此首全是自傷，出筆二語，便見心曲。古人佳處，正在比興得力耳。』

又云：『此秦公子高上書：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者也。魏祚安得長？』

責躬有表

文選六臣注：『李周翰曰：植嘗與楊修、應瑒等飲酒，醉，走馬於司禁門。文帝卽位，念其舊事，徙封鄆城侯。後求見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故子建獻此詩。』

臣植言：臣自抱覺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過死之義，形景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垢苟

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維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鳴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者永無執圭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踊躍之懷，瞻望反側，不勝犬馬戀主之情。謹拜表并獻詩二首。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冒顏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於穆顯考，時維武皇，受命於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亦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於漢，君臨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士，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敍。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爾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隳。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實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維篤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余身？焚焚僕夫，于彼冀方。嗟余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光光天使，我榮我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

皇恩過隆，祇承忱惕。咨我小子，頑囚是嬰。逆慚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束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

情詩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游魚潛淥水，翔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徭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遊者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李獻吉云：『微陰、陽景，喻曹之於漢，觀後黍離，式微可見。』

家大人云：『此只是行役之苦耳，不必多所牽合。』

妬

嗟爾同衾，曾不是志。寧彼冶容，安此妬忌？

丁晏云：『此借同衾以喻兄弟也。』

芙蓉池

逍遙芙蓉池，翩翩戲輕舟。南陽棲雙鶴，北柳有鳴鳩。

劉坦之云：『五言絕之祖。』

雜詩

悠悠遠行客，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所止。浮雲翳日光，悲風動地起。

家大人云：『「出亦無所之，入亦無所止，」與詩蓼莪篇「出自衿恤，入則靡至。」一樣傷心語；而「出亦無所之，」不寫出衿恤，尤覺恍惚迷離之致。』

言志

慶雲未與時，雲龍潛作魚。神鸞失其儔，遠從燕雀居。

七步詩

世說新語：『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爲詩云云，帝深有慚色。』
詩紀云：『本集不載，疑出傅會。』

丁晏云：『此詩，程僅有四句，張據世說新語三所引爲正文，又以四句者爲附注；蓋傳者不同，故有詳略之異，非有二詩也。』

家大人云：『本集不盡可據，恐因避諱削去也。』

煮豆然豆其，漉豉以爲汁，其在釜下然，丁晏云此二句程脫依世說補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

太急？

失題

雙鶴俱遠游，相失東海旁。雄飛竄北朔，雌鷺赴南湘。棄我交頸歡，離別各異方。不惜萬里道，但恐天網張。

第二章 曹子建樂府選讀

丁晏云：『陳王樂府，如和璧隨珠，希世之寶，異采陸離，令讀者愛玩不忍釋手。昭明選箜篌、美女、白馬、名都四篇，未盡其長。』

又云：『華縵中有忠愛至性，所以可貴。建安風骨高鷲，非後來浮靡所及。』

筌篔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何所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遄。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王遵嚴云：『此詞亦欲使知友存交情，爲善事，及行樂以保天年。』

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鶴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鍾伯敬云：『仁人亦復是俠客。』

譚友夏云：『儲光羲野田黃雀行以外數首，皆出於此。無君子心腸，無佛性行徑，無少年意

氣，而長於風雅者，未也。」

七哀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丁晏云：「此其望文帝悔悟乎？結尤悽惋。」

家大人云：「寄託遙深，纏綿悱惻，不必定其爲何而作也。」

升天行二首

其一

乘躋追術士，遠之蓬萊山。靈液飛素波，蘭桂上參天。玄豹遊其下，翔鷗戲其巔。乘風忽登舉，彷彿見衆仙。

其二

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陽谿。中心陵蒼昊，布葉蓋天涯。日出登東榦，既夕沒西枝。願得紆陽轡，回日使東馳！

仙人篇

仙人攬六著，對博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韓終與王喬，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陵太虛。飛騰踰景雲，高風吹我軀。迴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闔闔正嵯峨，雙闕萬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樞。驅風遊四海，東過王母廬。俯觀五嶽間，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進趨且徐徐。不見軒轅氏，乘龍出鼎湖。徘徊九天上，與爾長相須。
郭明龍云：「四海九州二語，見天下無可托足之地。」

妾薄命二首

其一

攜玉手喜同車。比上雲閣飛除。釣臺蹇產清虛。池塘觀沼可娛。仰汎龍舟綠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宓妃洛河。退詠漢女湘娥。

其二

日月既逝西藏。更會蘭室洞房。華燈步障舒光。皎若日出扶桑。促樽合座行觴。主人起舞溢盤。能者穴觸別端。騰觚飛爵闌干。同量等色齊顏。任意交屬所歡。朱顏發外形蘭。袖隨禮容極情。妙舞仙仙體輕。裳解履遺絕纓。俛仰笑喧無呈。覽持佳人玉顏。齊舉金爵翠盤。手形羅袖良難。腕弱不勝珠環。坐者歎息舒顏。御巾裏粉君傍。中有霍納都梁。雞舌五味雜香。進者何人齊姜。恩重愛深難忘。召延親好宴私。但歌杯來何遲。客賦既醉言歸。主人稱露未晞。

鍾伯敬云：『妮妮敝致，不盡情不已。看其音節撫弄停放，遲則生媚，促則生哀，極顧步低昂之妙。』

又云：『極風流人，生極富貴家，處極無聊地，方能作此想，窮此妙。』

譚友夏云：『處處如意，人人有趣，使見者若在坐上，鍾情麗手，舉玉臺作接。』

又云：『篇中能者作者進者三者各有安頓，用字之妙，最是此等字，極難頓放。』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乘良弓，櫜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何大復云：『見乘白馬者故有此曲。言人當興事立功，殫心爲國，不可念私圖也。』

何焯云：『此卽所謂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也。』

家大人云：『此卽求自試表之意，讀之令人志壯。』

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鯁膾胎鰕，炮鼈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李夢陽云：『名都居篇之首，故以爲名。刺時人騎射之妙，游騁之樂，而忘憂國之心也。』

楊用脩曰：『古書不可妄改。如子建名都篇「寒鼈炙熊蹯」，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魚鼈」。蓋魚鼈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爲寒字誤而從魚字邪？不思寒與魚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此？』

又云：『壤，按藝經及周處風土記，以木爲之，前廣後銳，其形如履，長尺四寸，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以一壤擊之，中者爲上部。』

家大人云：『古人尙武重射獵，故賦如此。』

薤露行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羣。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豈知德，何況於士人？
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選寸翰，流藻垂華芬。

丁晏云：『自負不凡，有才而不用，魏之所以不競也。』

豫章行二首

其一

窮達難豫圖，禍福信亦然。虞舜不逢堯，耕耘處中田。太公不遭文，漁釣終渭川。不見魯孔丘，窮困陳蔡間。周公下白屋，天下稱其賢。

其二

鴛鴦自朋親，不若比翼連。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

丁晏云：「末二句自明其心。文中子謂：『陳思以天下讓，而人莫知。』旨哉言乎！」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顏媒。氏

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譚友夏云：『淒清搖蕩，雖無形影，使千古而下，猶將庶幾遇之。』

鍾伯敬云：『前半說得妖麗，後卻說得高遠，從美女上說出名士風概。』

家大人云：『美女篇可與洛神賦並讀。洛神見其鍾情之深；讀美女見其處身之高。』

豔歌

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自相植，葉葉自相當。

游仙

人生不滿百，歲歲少歡娛。意欲奮六翩，排霧陵紫虛。蟬蛻同松喬，翻迹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騁轡遠行游。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玄天渚，南翔陟丹丘。

陳明卿云：『意之所往，靡所不屆，是之謂游仙。』

五游詠

九州不足步，願得陵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芳晻藹，六

龍仰天驥。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閭闔啓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
嚳，蔡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服食
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丁晏云：『精深華妙，綽有仙姿。炎漢以還，允推此君獨步。』

梁甫行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身於草墅。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
兔翔我宇。

鍾伯敬曰：『亦是仁人心眼，看出寫出。』

譚友夏云：『妙于用淡。』

丹霞蔽日行

紂爲昏亂，虐殘忠正。周室何隆，一門三聖。牧野致功，天亦革命。漢祚之興，秦階之衰。雖有南面，
王道陵夷。炎光再幽，忽滅無遺。

怨歌行

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泣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旣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丁晏云：『詞旨切直，陳思而外，惟老杜有此忠惻；此爲詩之正宗，非餘子可及。』

劉坦之云：『子建于明帝爲叔父，借周公之事，陳古以諷今，庶其有感焉。』

善哉行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經歷名山，芝草翩翩。仙人王喬，奉藥一丸。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慚無靈轍，以救趙宣。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饑不及餐。歡日尙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

鍾伯敬曰：『忽而飲酒，忽而學仙，忽而報囚，無倫無緒，樂府古詞多如此。非獨筆端參錯，蓋當此作者胸中各有段情事，在於言外，直直說不出處。』

家大人云：『氣象鬱盤。』

當來口大難

丁晏云：『樂府三十六云：「曹植擬善哉行爲日苦短。」』

日苦短，樂有餘。乃置玉樽，辦東廚。廣情故，心相於。闔門置酒，和樂欣欣。遊馬後來，轅車解輪。今日同堂，出門異鄉。別易會難，各盡杯觴。

鍾伯敬曰：『和媚款曲，纏綿紙外。』

君子行

丁晏云：『文選二十七，樂府三十二，均作古辭；唯藝文四十一引爲植作。』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親授，長幼不並肩。和光得其柄，謙恭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鍾伯敬云：『此詩甚平，然能使後來好奇者終日心目間不敢棄之，是古人身分。』

又云：『老成精細，涉世名言。』

李獻吉云：「再詠周公，見當世無汲引者，所以每致贊歎。」
家大人云：「此種已是格言，不宜學。」

平陵東

閭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飛龍。乘飛龍。與仙期。東上蓬萊采靈芝。靈芝采之可服食。年若王父無終極。

苦思行

綠羅綠玉樹，光耀燦相暉。下有兩真人，舉翅翻高飛。我心何踴躍，思欲攀雲追。鬱鬱西嶽巔，石室青與天連。中有者年一隱士，鬚髮皆皓然。策杖從我遊，教我要忘言。

遠遊篇

遠游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乘浪相經過。靈鼈戴方丈，神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蕊可療饑，仰首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陳仁子曰：「此詩雖言游仙，實涉怨望。」

吁嗟篇

丁晏云：「樂府三十三云：『曹植擬苦寒行爲吁嗟。』」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宿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沈泉。驚颯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忘而復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恆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株荄連。

陳仁子曰：「此詩以轉蓬自況，傷魏文骨肉恩薄，卽是煮豆然其之怨。讀至末語，沉痛入骨。」

鰕組篇

丁晏云：「樂府三十云：『曹植擬長歌行爲鰕組，一曰鰕鯁篇。』」

鰕組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游。世士誠明性，大德固無儔。駕言登五嶽，然後小陵邱。俯觀上路人，勢利惟是謀。讐高念皇家，遠懷柔九州。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汎泊徒嗷

嗷，誰知壯士憂？

王元美云：『壯懷激烈，語亦壯。』

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髮恩意深。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竊慕棠棣篇，好樂如瑟琴。行年將晚莫，佳人懷異心。恩紀曠不接，我情遂抑沈。出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獸，仰見雙棲禽。攀枝長歎息，淚下沾羅衿。良馬知我悲，延頸對我吟。昔爲同池魚，今爲商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於今。棄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

李于鱗曰：『末二句不是忽然忘情；只一無奈何，委卻天命，思之愈覺情致。』

浮萍篇

丁晏云：『藝文四十一作蒲生行。樂府三十五作蒲生行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仇。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瑟琴。何意今摧頽，曠若商與參。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不若故人歡。行雲有反

期，君恩儻中還，慊慊仰天歎，愁心將何愬？日月不恆處，人生忽若遇。悲風來入帷，淚下如垂露。散篋造新衣，裁縫紈與素。

李獻吉云：「無限低徊瞻戀，而含韞不露，可謂善怨。」

家大人云：「『新人雖可愛』四語，令人一唱三歎。」

惟漢行

太極定二儀，清濁始以形。三光照八極，天道甚著明。爲人立君長，欲以遂其生。行仁章以瑞，變故誠驕盈。神高而聽卑，報若響應聲。明主敬細微，三季營天經。二皇稱至化，盛哉唐虞庭。禹湯繼厥德，周亦致太平。在昔懷帝京，日昃不敢寧。濟濟在公朝，萬載馳其名。

門有萬里客

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褰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挽衣對我泣，太息前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爲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

桂之樹行

桂之樹！桂之樹！桂生一何麗佳。揚朱華而翠葉，流芳布天涯。上有棲鸞，下有蟠螭。桂之樹！得道之真人，咸來會講仙。教爾服食日精，要道甚省不煩。澹泊無爲自然，乘蹻萬里之外，去留隨意所欲存。高高上際於衆外，下下乃窮極地天。

王遵嚴云：「句可長可短，韻可叶可不叶，破千古對仗板腐之陋，所謂自我作祖。」
家大人云：「佳、涯、螭」韻，「人、仙、精、煩、然、存、天」韻。王遵嚴謂韻可叶可不叶者非也。」

當牆欲高行

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待中人。衆口可以鑠金，讒言三至，慈母不親。憤憤俗間，不辨僞真，願欲披心自說陳。君門以九重，道遠河無津。

李于麟云：「感憤而發，中貴爲患，千古如是。」

當欲游南山行

東海廣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嶽雖高大，不逆垢與塵。良木不十圍，洪條無所因。長者能博愛，天下寄其身。大匠無棄材，船車用不均。錐刀各異能，何所獨卻前。嘉善而矜愚，大聖亦同然。仁者各壽

考，四坐咸萬年。

當事君行

人生有所貴尚，出門各異情。朱紫更相奪色，雅鄭異音聲。好惡隨所愛憎，追舉逐聲名。百心何事一君，巧詐寧拙誠？

王元美云：『體不經見。』

丁晏云：『一句六言，一句五言，合韻別是一格。』

又云：『風俗通引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說苑貴德篇云：「巧詐不如拙誠。」末二句俱本古語。』

當車以駕行

歡作玉殿，會諸貴客。侍者行觴，主人離席。顧視東西廂，絲竹與鞞鐸。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

飛龍篇

晨遊太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

金樓複道。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老！

丁晏云：「此諷求仙之作，末語不說破，最妙，當於言外得之。」

家大人云：「此本傷逝而聊爲游仙以自解之辭。」

盤石篇

盤盤山巔石，飄飄澗底蓬。我本秦山人，何爲客淮東？兼葭彌斥土，林木無芬重。岸巖若崩缺，湖水何洶洶。蚌蛤被濱涯，光采如錦虹。高彼凌雲霄，浮氣象螭龍。鯨脊若丘陵，鬚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櫂，澎湃戲中鴻。方舟尋高價，珍寶麗以通。一舉必千里，乘颺舉帆幢。經危履險阻，未知命所鍾。常恐沈黃墟，下與龜鼈同。南極蒼梧野，游盼窮九江。中夜指參辰，欲師當定從。仰天長歎息，思想懷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

劉坦之云：「條而言山石之崑峨，條而言湖波之洶湧，極狀物品之光怪，珍寶之陸離；憂及性命，懷念故鄉，隨筆幻出，無跡可尋。」

丁晏云：「求自試表言「昔從先皇，南極赤岸，東臨滄海；」此言「乘危履險，」亦是自道

其實。又言「恐沉黃墟」，卽責躬詩「常懼顛沛，抱罪黃墟」之意。」

驅車篇

驅車揮鷲馬，東到奉高城。神哉彼泰山，五嶽專其名。隆高貫雲蜺，嵯峨出太清。周流二六候，閭置十二亭。上下涌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吳野，西眺觀日精。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王者以歸天，效厥元功成。歷代無不遵，禮記有品程。探策或長短，唯德享利貞。封者七十帝，軒皇元獨靈。餐霞漱沆瀣，毛羽被身形。發舉蹈虛廓，徑庭升窈冥。同壽東父年，曠代永長生。

李獻吉云：『封泰山，禪梁父，識者以爲好大喜功之戒。而陳思云：「探策或長短，惟德享利貞。」獨歸美軒皇。見世有軒皇，亦何妨於封禪。非勸非沮，詞理俱勝。』

鞞舞歌

有序
五首

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熲。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旣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

聖皇篇

聖皇應曆數，正康帝道休。九州咸賓服，威德洞八幽。三公奏諸公，不得久淹留。藩位任至重，舊章咸率由。侍臣省文奏，陛下體仁慈。沈吟有愛戀，不忍聽可之。迫有官典憲，不得顧恩私。諸王當就國，璽綬何累縷。使時舍外殿，宮省寂無人。主上增顧念，皇母懷苦辛。何以爲贈賜，傾府竭寶珍。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煙雲。乘輿服御物，錦羅與金銀。龍旂垂九旒，羽蓋參班輪。諸王自計念，無功荷厚德。思一效筋力，糜軀以報國。鴻臚擁節衛，副使隨經營。貴戚並出送，夾道交輜輶。車服齊整設，鞞擘耀天精。武騎衛前後，鼓吹簫笳聲。祖道魏東門，淚下霑冠纓。扳蓋因內顧，俛仰慕同生。行行將日暮，何時還闕廷。車輪爲徘徊，四馬躊躇鳴。路人尙酸鼻，何況骨肉情？

靈芝篇

靈芝生天地，朱草被洛濱。榮華相晃耀，光采曄若神。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壠，烝烝不違仁。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慈母笞不痛，歔歔涕霑巾。丁蘭少失母，自傷早孤焚，刻木當嚴親，朝夕致三牲。暴子見陵侮，犯罪以亡形，丈人爲泣血，免戾全其名。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備作致甘肥。責家填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爲秉機。歲月不安居，嗚呼我皇考，

生我既已晚，棄我何其早。蓼我誰所興，念之令人老。退詠南風詩，灑淚滿襟抱。辭曰：聖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萬國咸禮讓，百姓家肅虔。庠序不失儀，孝弟處中田。戶有曾閔子，比屋皆仁賢。髻亂無天齒，黃髮盡其年。陛下三萬歲，慈母亦復然。

大魏篇

大魏應靈符，天祿方甫始。聖德致泰和，神明爲驅使。左右爲供養，中殿宜皇子。陛下長壽考，羣臣拜賀咸悅喜。積善有餘慶，寵祿固天常。衆喜填門至，臣子蒙福祥。無患及陽遂，輔翼我聖皇。衆吉咸集會，凶邪姦惡並滅亡。黃鶴遊殿前，神鼎周四阿。玉馬充乘輿，芝蓋樹九華。白虎戲西除，舍利從辟邪。騏驥躡足舞，鳳凰拊翼歌。豐年大置酒，玉樽列廣庭。樂飲過三爵，朱顏髮已形。式宴不違禮，君臣歌鹿鳴。樂人舞鞞鼓，百官雷怵讚若驚。儲禮如江海，積善若陵山。皇嗣繁且熾，孫子列曾玄。羣臣咸稱萬歲，陛下長壽樂年。御酒停未飲，貴戚跪東廂。侍人承顏色，奉進金玉觴。此酒亦真酒，福祿當聖皇。陛下臨軒笑，左右咸歡康。杯來一何遲，羣僚以次行。賞賜累千億，百官並富昌。

精微篇

精微爛金石，至心動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爲之傾。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鄒衍囚燕市，繁霜爲夏零。關東有賢女，白字蘇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俱上列仙籍，去死獨就生。太倉令有罪，遠徵當就拘。自悲居無男，禍至無與俱。緹縈痛父言，荷擔西上書。盤桓北闕下，泣淚何漣如！乞得並姊弟，沒身贖父軀。漢文感其義，肉刑法用除；其父得以免，辯義在列圖。多男亦何爲？一女足成居。簡子南渡河，津吏廢舟船；執法將加刑，女娟擁懼前：『妾父聞君來，將涉不測淵。長懼風波起，禱祝祭名川。備禮饗神祇，爲君求福先。不勝醜祀誠，教令犯罰艱。君必欲加誅，乞使知罪讐。妾願以身代。』至誠感蒼天。國君高其義，其父用赦原。河激奏中流，簡子知其賢。歸聘爲夫人，榮寵超後先。辯女解父命，何況健少年？黃初發和氣，明堂德教施。治道致太平，禮樂風俗移。刑措民無枉，怨女復何爲。聖皇長壽考，景福常來儀。

丁晏云：『積誠悟主，此陳思一片心血，首二句揭出本旨。』

孟冬篇

孟冬十月，陰氣厲清。武官誠田，講旅統兵。元龜襲吉，元光著明。蚩尤蹕路，風弭雨停。乘輿啓行，

鸞鳴幽軋。虎賁采騎，飛象珥鷓。鐘鼓鏗鏘，簫管嘈喝。萬騎齊鑣，千乘等蓋。夷山填谷，平林滌藪。張羅萬里，盡其飛走。趨趨狡兔，揚白跳翰。獵以青骹，掩以脩竿。韓盧宋鵠，呈才騁足。噬不盡縲，牽麋倚鹿。魏氏發機，養基撫弦。都盧尋高，搜索猴猿。慶忌孟賁，蹈谷超巒。張目決眚，髮怒穿冠。頓熊捩虎，蹴豹搏軀。氣有餘勢，負象而趨。獲車既盈，日側樂終。罷役解徒，大饗離宮。亂曰：聖皇臨飛軒，論功校臞徒。死禽積如京，流血成溝渠。明詔大勞賜，大官供有無。走馬行酒醴，驅車布肉魚。鳴鼓舉觴爵，擊鍾酬無餘。絕綱縱麟麋，弛罩出鳳雛。收功在羽校，威靈振鬼區。陛下長歡樂，永世合天符。

棄婦篇

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璨有光榮。光榮暉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棲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能寐，逍遙於前庭。踟躕還入房，肅肅帷幕聲。寒帷更攝帶，撫絃調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爲良實，願君且安寧？

附錄 丁晏魏陳思王年譜

昔文中子有言：『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初王以仁孝智達，魏祖特見寵愛，幾爲太子者數矣。卒以天性簡易，不自雕飾。其兄適以矯詐御之，交結左右，日夜爲之陳說；而王一任其兄所爲，恪守藩侯之職。豫章行云：『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血誠之言，可謂至德矣。魏祖召王，兄不偪而醉之。其後臣下希指，誣植醉酒悖慢。觀其酒賦，乃以爲淫荒之源，先王所禁，君子所斥，是豈耽酒者哉？媒孽之詞，何所不至？陳王之不得立，魏之不幸，亦漢之不幸也。夫陳王固未嘗忘漢也。魏既受禪，王發喪悲哭。其情詩曰：『遊者歎黍離，行者歌式微。』送應氏詩曰：『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故宮禾黍之感，有餘痛焉。贈丁儀王粲詩曰：『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稱其父曰皇佐，大義凜然，服事之忠，惟王能守臣子之節。使其嗣位，豈有篡漢之事哉？天不佑魏子桓承祚，父喪在殯，大饗受朝，設伎樂百戲，不忠不孝，其罪上通於天矣。而陳王事兄如父，終無怨尤。易世之後，猶思敦本睦親，上疏求試。彼猜忌之君，烏能望其感悟乎？且司馬氏之禍，陳王固先知之。

矣。審舉一疏，極論當權者謀能移主，威能攝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籍田說以齊諸田，晉六卿，魯三桓，爲諸侯之蝸。令陳王得掌朝政，必能戡司馬之權，而奪其柄。王之見疏，魏之所以速亡；而亦天厭老瞞之奸，摧其賢嗣，促其國祚。天之絕魏也甚矣。王旣不用，自傷同姓見放，與屈子同悲，乃爲九愁，九詠，遠遊等篇，以擬楚騷。又擬宋玉之辭，爲洛神賦，託之宓妃神女，寄心君子，猶屈子之志也；而俗說乃誣爲感甄，豈不謬哉？余嘗歎陳王忠孝之性，溢於楮墨，爲古今詩人之冠，靈均以後一人而已。梁鍾記室品其詩，譬以人倫之有周孔，可云知言。爰排比時事，及其著撰，輯爲斯譜。論世知人，其亦有取乎此也。

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一歲。

初平四年癸酉，二歲。

興平元年甲戌，三歲。

興平二年乙亥，四歲。

建安元年丙子，五歲。

建安二年丁丑，六歲。

建安三年戊寅，七歲。

建安四年己卯，八歲。

建安五年庚辰，九歲。

建安六年辛巳，十歲。

建安七年壬午，十一歲。

建安八年癸未，十二歲。

建安九年甲申，十三歲。

建安十年乙酉，十四歲。

建安十一年丙戌，十五歲。

建安十二年丁亥，十六歲。

建安十三年戊子，十七歲。

本傳：「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

建安十四年己丑，十八歲。

建安十五年庚寅，十九歲。

時鄴銅雀臺新成，本紀建安十五年冬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建安十六年辛卯，二十歲。

封平原侯。

太祖以不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魏軍，

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侯從焉，作離思賦。

公讌詩：「公子敬愛客，」李善注：「公子謂文帝，五官中郎將也。」

帝，五官中郎將也。」

建安十七年壬辰，二十一歲。

荀彧薨，有光祿大夫荀侯誄。

建安十八年癸巳，二十二歲。

天子策命太祖爲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

天子娉

公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於國。叙愁賦序：「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爲貴人，家母見二

弟愁思，故令予作賦。」

建安十九年甲午，二十三歲。

徙封臨淄侯。

太祖征孫權，

本紀建安十年秋七月使侯留守鄴，戒之

曰：「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歟？」侯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

爲太子者數矣。侯典禁兵衛宦省。魏師征吳，作東征賦。與吳質書。典略曰：『質出爲朝

歌長，臨淄侯與質書。』集有贈丁儀、丁翼詩。

建安二十年乙未，二十四歲。贈丁儀、王粲詩：『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李善注：『建

安二十年，西征張魯。』

建安二十一年丙申，二十五歲。天子進太祖爵爲魏王。與楊修書：『僕少好辭賦，迄至

於今，二十有五年矣。』文選有楊修答臨淄侯牋。

建安二十二年丁酉，二十六歲。增邑五千，并前萬戶。太祖以五官中郎將不爲太子。

賈詡傳：『文帝爲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太祖又嘗屏除

左右問詡，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子遂定。』侍太子坐詩。王仲宣誄。

建安二十三年戊戌，二十七歲。

建安二十四年己亥，二十八歲。太祖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

典略在建安二十四年。侯益內不自安。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曹仁，植醉不能

受命，於是悔而罷之。魏氏春秋：『植將行，太子偃而醉之。』

魏文帝黃初元年庚子，二十九歲。太祖崩，諡曰武。有武帝誅。子不嗣位，改延康元年。魏受

漢禪，改元黃初，封漢帝爲山陽公，有慶文帝受禪表。魏志蘇則傳：『初，則及臨淄侯植，聞

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卽位，誅丁儀丁廙。植與諸侯並就國。元會詩：『初歲元

祚，吉日惟良。』三月，黃龍見，有龍見表。魏封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集有碑頌。

黃初二年辛丑，三十歲。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帝以太后故，貶爵

安鄉侯，有初封安鄉侯表。改封鄆城侯。有雜詩六首，李善注：『別京已後，在鄆城思鄉而作。』

黃初三年壬寅，三十一歲。立爲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朝京師，濟洛川，作洛神賦。文

館詞林有曹植自誠令，毀鄆城故殿令。

黃初四年癸卯，三十二歲。徙封雍丘王。朝京都，上疏，并責躬應詔詩。帝嘉其辭義，優詔答

勉之。魏氏春秋：『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有任城王誅。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

東歸，監國使者不聽，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云云。』

黃初五年甲辰，三十三歲。集有黃初五年令。

黃初六年乙巳，三十四歲。帝東征遼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集有黃初六年令。

黃初七年丙午，三十五歲。帝崩，諡曰文。有文帝誄。

明帝太和元年丁未，三十六歲。徙封浚儀。鄴都故事：「魏明帝太和中，築鬪雞臺。」集

有鬪雞詩。

太和二年戊申，三十七歲。復還雍丘，上書求自試。曹休薨，有大司馬曹休誄。明帝紀：

「帝還洛陽宮。」裴注引魏略：「是時譎言云：帝已崩。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魏之臣民屬

望雍丘久矣。」

太和三年己酉，三十八歲。徙封東阿。世說新語：「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

者行大法，應聲爲詩。」按煮豆詩，或疑其僞；且東阿徙自太和年，文帝時無此封號，小說之

誣甚矣。初學記天部，引魏明帝與東阿王詔曰：「昔先帝時，甘露降於仁壽殿前，靈芝生

芳林園中，自吾建承露盤以來，甘露復降芳林園仁壽殿。」集有承露盤銘并序。陳琳答

東阿王賸，并示龜賦。集有神龜賦。吳質答東阿王書。

太和四年庚戌，三十九歲。六月太皇太后崩。七月武宣卞后祔葬於高陵。有卞太后誄，上

卞太后誄表。

太和五年辛亥，四十歲。上疏求存問親戚，復上疏陳審舉之義。魏略：『是後大發士息。

王上書。』冬，詔諸王朝。

太和六年壬子，四十一歲。二月，以陳四縣封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有改封陳王謝恩章。

謝妻改封東阿王妃爲陳王妃表。時法制待藩國峻迫，常汲汲無歡，遂發疾。年四十一。

遺令薄葬，諡曰思。子苗志嗣。苗封高陽鄉公，志封穆鄉公，有封二子爲公謝恩章。志徙封濟

北王。女金瓠，生十九旬而夭，有哀辭。

